

## 物理学家岳劭恒先生传略

张景勋 姚 远 王都怀 顾向民

(物理系)

### 摘 要

岳劭恒先生(1902—1961年),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他精通法、英等数种外语,早年曾学习和工作在巴黎大学研究室,在旋光研究方面有重要的创造发明。他学成回国以后执教于中法大学、西北大学等校,并以他广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教育和熏陶了几代人,把自己的毕生心血以至生命都奉献给了祖国。

岳劭恒先生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20年代到30年代,他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赴法留学,并以优异的学业和杰出的创造发明为祖国赢得荣誉。岳先生在教育方面,身体力行,探索实践,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和思想,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sup>①</sup>30年代到60年代,他在主持西北大学校务工作期间,艰苦创业,呕心沥血,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今天庆祝西北大学创建75周年和重建50周年之际,我们格外怀念这位西北大学的创业者和先行者。

### 一

岳劭恒先生经历了清朝、北洋政府、民国和新中国数代,他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走科学报国之路的艰苦历程。

岳劭恒,又名陋吾、鲁吾,1902年11月29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岳少农,曾担任陕西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作为陕西省参议出任北洋政府政事议理。由于深感官府腐败、政治黑暗,自己又“无力回天”,他便愤然辞职返陕从事教育。岳劭恒从小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学习,特别喜欢钻研国文和算术。岳劭恒以后回忆说:“我走了研究学术这条路,和父亲的训戒是分不开的”。<sup>②</sup>

1912年以前,岳劭恒居住在西安草滩区联合村,上过私塾;1912年至1917年间随父母在西安、北京等地居住,常常南来北往,生活很不安定。在北京居住期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附小和附中读书。1918年,他家在西安定居以后,遂就学于西安市第三中学,在校

本文1987年5月25日收到。

<sup>①</sup>张景勋等:近代教育家岳劭恒,《高等教育研究》1987年第2期。

<sup>②</sup>岳劭恒:《自传》,1959年8月(现存西北大学档案室)。

尤以算术、理化、英语等课程的学习成绩最为优异，连续8个学期均为全校第1名。据他的同学姬德邻回忆说：岳劭恒“在三中求学时，勤苦过人，考试总是第1，英语、数学、国文等程度不但是同班中没有人敢与他比，即使全省同年级的学生，也没有听到过能比上他的”。

1925年，岳劭恒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学习非常刻苦，每天钻研书本，手不释卷，同学们说他“五分钟不看书就脑子疼”。1928年，他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在校期间，他是共进社的积极成员之一，曾遭到北洋政府的缉捕，由于和父亲一起躲入天津日租界才幸免落难。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同年，岳劭恒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研究室一边工作，一边修完了巴黎大学本科生的全部基础课和专业课程，取得了优异成绩。他在国外学习期间，生活非常节俭。从当时留下来的笔记和论文手稿来看，他为了节省纸张经常一张纸作两张用，字写的极小极密。出国前，岳劭恒只学习过半年法语，仅能懂得一般用语。为了打通语言障碍，他一回到下榻处就跟房东老太太学习法语，通过聊天方式掌握法语的各种变化，终于能够熟练地运用法语。以后他谈到如何学习外语时，他说：“最好的方式是到生活中去，你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生动语言”。<sup>①</sup>1932年，岳劭恒在巴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以后又在研究室工作4年，1936年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酒石酸几种复盐的实验研究及其在物理化学上的应用》，是由著名学者E. Darmois, P. Job共同指导完成的。

1936年，岳劭恒学成回国，在北平研究院任研究员，兼任中法大学教授等职。1937年，日寇入侵华北，北平危急，中法大学挽留岳劭恒继续任教。但他却辞职返回陕西，于1937年11月和1938年4月被西北大学的前身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先后聘为教授，并在1941年担任西北大学物理系主任。1947年，任西北大学教务长。西安解放前夕，在西北大学的迁校和反迁校斗争中，他同其他师生一起抗拒国民党反动派的搬迁命令，终使西北大学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以后，岳劭恒先生被评为一级教授（1956年），历任西北大学教务长、代校务委员会主任、副校长。他还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西安分会主席、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委员、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尽管学校行政和社会工作极其繁忙，但他仍然在教学、科研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成就。

## 二

岳劭恒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和工作9年（1928~1936），为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以擅长光学和X射线分析著称，他在博士导师E. Darmois和P. Job的指导下，对旋光现象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在1932—1936年间曾作出两项发明，写出10余篇论文。他作出的两项发明是：（1）含铝合金之利用旋光现象分析鉴定法；（2）氟酸浸蚀玻璃之旋光

<sup>①</sup>根据岳劭恒先生回忆记录。

性研究法。他写成的10多篇论文中主要的有：《钍盐对酒石酸的作用》（1932年），《铝盐对酒石酸钠盐的作用》（1933年），《氟酸之侵蚀玻璃之光学研究》（1935年），《几种酒石酸导出化合物的晶体研究》（1936年）。这些论文刊登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法国《物理学报》，《物理化学学报》、法国《科学院周报》等杂志上，其中有5篇论文，英国的《科学文摘》杂志作了专门的摘要介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酒石酸几种复盐的实验研究及其在物理化学上的应用》，这篇论文刊登于1936年的法国《物理化学学报》上。他的博士论文和他所发表的其他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当时所做出的这些研究成果的具体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1）他发展了P.Job的连续变化法，为之赋予新的方法和内容；（2）旋光法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在络合物方面的研究方法上属于首创，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3）他所创造的研究方法在现在已经得到了广泛地推广和应用，已成为分子结构研究上普遍使用的方法。现在，有好多学者在作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时，仍然使用他的方法和参阅他的论文。

1936年，他从法国回国时，就由中法大学资助预先购置了先进的旋光仪带回国内，打算继续进行旋光方面的研究工作，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但当时国家的经济落后状况、当时的工业基础、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都使得他专门从事物理学研究的想法难以实现，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统治、日寇的侵略，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在客观上使他无法进行科学研究，在当时他还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专门科学的研究是富裕国家才应当开办的，像我们中国实在不必；但不妨有极少数人做一些研究工作，在国外有名的杂志上发表几篇论文，表示我们中国也有能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给国家装装门面”。<sup>①</sup>他的这些想法确实是极其错误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意识的反映。由于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影响到他一度主观上没有努力去创造条件，坚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1949年建国后，在党的教育下，他对上述错误思想有了认识，进行了自我批评。特别是1953年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使他更加认识到在高等学校，特别是在综合大学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讲道：“为了迅速把我国的科学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平，为了培养科学上的新生力量，扩大科学工作者的队伍，高等学校负有比科学院更为重要的责任。因而在高等院校中，教师首先要认真地胜利地完成教育任务，同时必须开展科学研究。这两项工作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是相互配合的不是相互矛盾的。……仅仅满足于教学任务的完成而不参加科学研究，对问题难以深入了解，不能真正掌握科学工作的方法和理论，也就不能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sup>②</sup>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他又“重理旧业”，从1954年开始恢复了他的科学研究工作，首先从中国科学院北京物理研究所运回了他过去带回的旋光仪，他带领青年教师，亲自动手抓紧筹建实验室，亲自动手安装、调试实验仪器；其次是组织和培养科学研究的队伍，系上为他配备了助手，学校为他招收了研究生，由他指导和培养；并和化学系的教师合作开展研究工作。他首先利用氧化钨和酒石酸组成胶体络合物，用旋光法研究这种胶体络合物的旋光性质，得到几种酸强度的比较。他认为要得到各种酸强度的比较，必须在比

<sup>①</sup>岳劼恒：《自传》，1958年（现存西北大学档案室）。

<sup>②</sup>岳劼恒：《在高等学校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体会》，1956年在西安航空学院的讲话（现存西北大学物理系）。

较过程中使酸的强度不发生改变，即要用静力学的方法。而他应用旋光法所得到的结果和静力学方法是一致的。接着，他和刘源发等人合作，根据连续变化法原理，利用旋光法和电位滴定法测定了酒石酸及其盐类和氯化铁形成的络合物的组成，并对它们的反应情况进行了深刻分析。用电位滴定法肯定了旋光法这一新的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并用旋光法探明铁和酒石酸组成的络离子具有两个羧基，这是用新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填补了当时国内的空白。之后，他又指导同增发，仍利用连续变化法，测量了酒石酸酰胺和酒石酸酰胺酸的旋光度、吸光度和折光度，确定了这些络合物中酒石酸根和醇根的相互作用。他还利用连续变化法研究了铜、镍、钴(Ⅱ)和酒石酸组成的络合物的光学性质，并用此确定了各种络合物的组分比和它们存在的条件。这一时期他与合作者及研究生等先后写成8篇论文，其中包括：①酒石酸—氧化钨组成胶体在强酸影响下的转变；几种酸强度的比较，《西北大学学报》No.1(1957)157—159页；②铜与酒石酸组成络合物的光学研究，《西北大学学报》No.1(1957)160—170页；③酒石酸和铁盐的络合物旋光法和电位滴定法的比较研究，《西北大学学报》No.1(1957)171—180页；④二价镍和酒石酸类组成络合物的光学研究，《西北大学学报》No.2(1957)77—82页；⑤连续变化法—研究溶液中的络合物组成和稳定度的一种新方法，《科学与技术》No.3(1957)1—6页；⑥钴和酒石酸组成络合物的光学研究，《西北大学学报》No.3(1958)31—34页；⑦铜与酒石酸酰胺组成络合物的光学研究；⑧二价镍与酒石酸及酒石酸酰胺酸组成络合物的光学研究。⑦⑧两篇发表在《中国物理学会1963年论文摘要》上。他的科学研究工作虽然只进行了二三年，但在所研究的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工作。1959年庆祝建国10周年前夕，徐光宪教授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文章总结化学、化工方面的研究工作时，对岳劭恒先生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徐光宪在文章中写到：“建国以来，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开辟了络合物化学研究的新领域。”“在络合物的光学研究方面共有20篇论文，大部分是用连续变化法来决定络合物的组成，其中以西北大学岳劭恒等所做的工作比较成一系统。他们选择了旋光度、光密度和折光度作为具有加合性的物理性质，研究了酒石酸和铜、镍、铁(Ⅲ)、钴(Ⅱ)等金属离子的络合物。”①

岳劭恒先生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能够作出卓越的贡献，除了他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渊博的知识外，还由于他有正确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方法。

首先，他坚持科学研究的选题要密切联系实际，为发展生产服务，解决生产建设所急需解决的研究课题。他所进行的络合物的旋光性研究工作就是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课题，对于提取裂变物质铀、提取稀有元素、测定大分子的物质结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当时曾想到我国稀有金属比较丰富，进行这种研究工作会对开发利用稀有金属的自然资源作出贡献。以后他又得知西北地区石油资源丰富，想应用旋光法研究石油，为石油生产做些工作。但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病魔已夺去了他的生命。他还主张对基础理论和长远研究的课题也不能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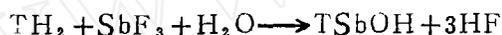
第二，他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有客观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完成科学研究的首要条件，缺乏这两个条件，绝对不能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建树”。他指出：

①徐光宪：关于在我国开展络合物化学研究的一些意见，《科学通报》No.17(1959)544—54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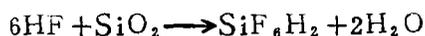
“在科学研究工作过程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错误路线要坚决地加以批判。一项结论的提出，必须再三审慎。在正面以外，还应当有旁证，有反证。在结论的引伸和应用上，就是极为细微的和事实不相符合的地方，也一定要追究到底，必要时将对原来的结论做出修正，以至完全放弃。”<sup>①</sup>

第三，他主张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科学研究工作。他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马列主义的哲学进行认真地学习，对唯物辩证法有较深的体会。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工作。例如，他曾讲到：在研究“工作的开始阶段，要从简单的情况入手，尽量减少掺杂的各项因素。基本规律明确之后，再逐步考虑附加的条件，由简到繁，由粗到精”<sup>②</sup>，就是应用辩证法分清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对客观规律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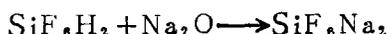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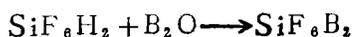
第四，他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有顽强、细密和穷追的精神。”他指出：“‘科学事业上是没有平坦的道路’的格言，在科学研究中更为切合实际。在科学研究工作的过程中，绝对不会一帆风顺，达到目标。无论在理论的推演或实验操作中，必不可免地要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如果一遇到困难就挫了勇气，必然不能攀登科学的高峰，因而顽强的精神，是进行科研所必不可少的。科研又是非常细密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任何细微的节目，都要给以充分的注意，我们知道在科学史上许多重大的发现是由工作中细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意外的事件引起的。观察不细密，就不能观察到这些意外的事件，给它们以正确地处理，因而引导到新的发现。因此，工作中细密的精神，是进行科研必备的品质”。<sup>③</sup>对于细密的观察，他举例说：“我自己去做旋光现象研究时，以氟化锑和酒石酸作用发生下列变化：



(T表示COO—CHOH—CHOH—COO)此项溶液经试验其旋光度以后，隔了几日，又重新作原来已配好溶液的旋光度，结果突然发现差别很大。经分析观察始知道是溶液的玻璃瓶子，前后的质料不同，上边反应放出的氟酸可以浸蚀玻璃，其变化可以表示如下：



若玻璃含有Na<sub>2</sub>O、B<sub>2</sub>O<sub>3</sub>，或CaO则必须有反应：



等。此项反应有快有慢，而取决于玻璃之质料。反应速度既然不同，复盐TSbOH的生成速度也不同，因而旋光度随之发生改变。利用这种结果，我们可以用光学方法研究玻璃抵抗氟酸的情况。后来推广为研究含铝金属对于碱类浸蚀的一种很好的方法。”<sup>④</sup>“穷追的精神，就是工作要深入，对于一项问题，必须把事物的本质和它的规律彻底搞清楚。这样才有可能扩大科学知识的范围，也才有可能把研究工作的成果，应用到生产实际中去。缺乏深刻的钻研，浅尝而止，这一类的研究工作，在科学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sup>⑤</sup>

第五，他主张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进行集体协作，集中大家的智慧，解决工作中出现的

①②③⑤岳劭恒：《在高等学校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体会》，1956年在西安航空学院的讲话。（现存西北大学物理系）。

④岳劭恒：《如何开展物理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现存西北大学物理系）。

问题。他指出：“在高等学校每一教研组中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题目，集中力量，研究互相关联的若干问题，无论在人力或设备上均比较容易安排，有困难也容易解决，老教师着重理论性的指导，年青讲、助有更充沛的体力和观察能力，应当多做具体的操作和调查工作。在工作中进行切实的指导与合作。”<sup>①</sup>在另一次讲话中，他又指出：“我们当前在科研工作中常感到难以展开讨论。感觉到‘同行’太少，就是因为从事同一范围的研究工作的人不多。总的方向确定之后，参加工作的教师，应当结合自己的专长和爱好，各选择一项小题目，分工合作，互相协助。”<sup>②</sup>他把物理系、化学系的部分教师组织起来，跨系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是集体协作、发挥大家智慧的典型事例。

岳劭恒先生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在今天，对于我们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正确指导方针，为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现实意义。

### 三

岳劭恒先生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是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

岳劭恒先生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曾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政治活动。当时，陕西旅京学生组织了一个政治性团体——共进社，岳劭恒担任这个组织的会计工作。他与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杨晓初、杨克强等进步同学结为知己，还有他的同班同学邓文辉（和李大钊一起遇难）、张仲超（“三·一八”死难烈士）等，常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前途，或在一起参加北京的各项学生政治活动。在这个组织的影响下，青年岳劭恒逐渐走向了进步之路。1926年，共进社被奉派军阀摧残解散，他也因此遭到缉捕。岳劭恒先生深感政治黑暗，思想上受到很大压抑，但他相信科学能够救国，遂走上了学术之路。以后他远涉重洋，赴法留学，学成回国后即全身心地投入振兴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事业之中。

岳先生回国后任教的第一所大学是用清朝赔款创办的中法大学，该校规定教学必须使用法语。他对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这种奇怪规定非常反感，便坚持在自己的课堂上用国语讲授，为此多次与校方发生争执。日寇入侵华北后，中法大学不愿迁往内地，岳先生也不愿留在北平为日伪政权服务，便愤然辞职返陕。这些都是岳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岳劭恒先生一度也曾受西北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拓的鼓动，想申请加入国民党，这反映了他在政治思想上的波动。但他后来，对国民党愈来愈感到失望，便采取了对国民党不附和的态度，而把新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在学校工作中，对进步学生持同情爱护的态度。1946年，西北大学学生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而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时，有些学生被捕。岳先生竭尽全力周旋解救，并且为一些被当局无理开除的学生进行辩

<sup>①</sup>岳劭恒：《大力培养科学研究人才，迎接日益开展的科学事业》1956年（现存西北大学物理系）。

<sup>②</sup>岳劭恒：《在高等学校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体会》，1956年在西安航空学院的讲话（现存西北大学物理系）。

护，争取他们重新返回学校。在又一次学运中，著名学者、西大校长马师儒的次女在北京参与学运组织工作，因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她逃到陕西后继续参加西北大学学运，被胡宗南逮捕。岳先生为此多方活动，终以知名人士的身份，与马师儒一起联名保释其出狱。在学运后期反动派大逮捕时，长子岳忼曾在家中掩护过进步同学，岳先生对此也表示默许。他的一些学生回忆说：岳先生常常和进步学生在家中谈论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大事，教育学生们要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前途。1948年，西安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命令西北大学南迁。岳先生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和杨钟健校长及全校大多数师生一起与前来监督迁校的胡宗南代表进行巧妙地周旋，终于取得了反迁校斗争的胜利。

1949年5月西安解放，西北大学的全体师生员工列队进城欢迎解放大军。岳劼恒也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尤其是他还见到了不少参加革命工作多年不通消息的进步朋友。从此以后，岳劼恒先生的思想有了极大转变。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他非常信任，让他担任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他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为新中国建设出谋献策。从解放之年起，岳先生参加了西安市的历届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经常列席参加西北大区军政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的各种会议；1954年被推选为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推选为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58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此期间，他参加了1952年的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参加了1954年的人民解放军慰问工作。岳先生回忆说：在这些活动中，“各级领导同志的报告和来自各方面代表的发言，无论在政策法规的体会上，处理问题的方法上，都对自己有很大帮助，对自己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sup>①</sup>

1956年至1957年间，岳劼恒先生曾几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3月1日的入党申请书中写道：“解放六年以来，我参加了各项社会实践和业务实践，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政治思想水平有所提高，深深地认识到我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推翻封建主义势力和帝国主义压迫，逐渐消灭剥削和贫困，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完全要归功于党。党过去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引导我国人民走向胜利，党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和将来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必然引导我国人民走向更大的胜利。我目睹国家的新气象，欢欣鼓舞之余，信心倍增，愿意在文教和科学工作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如果能在党的直接教育下进行工作，当能更进一步锻炼自己，督促自己，更好地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sup>②</sup>

在新的时期，岳劼恒先生对党的文化政策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他说：“民族文化的形式是应当有选择的吸收西方文化，要根据我国目前及以后的需要，取其适用之精华，摈斥其不适用之糟粕。对于自然科学我们要大部分吸收，对于社会科学必须根据我国国情与社会现实情况加以选择、修改，全盘西化绝对不可，同时要推崇本国文学”。<sup>③</sup>虽然经过了数十年，但这些见解仍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

岳劼恒先生一生辛勤工作，承担了繁重的教学、科研、行政和社会事务。他常常废寝

<sup>①</sup>岳劼恒：《自传》，1959年8月（现存西北大学档案室）。

<sup>②</sup>岳劼恒：《入党申请书》，1956年3月1日（现存西北大学档案室）

<sup>③</sup>岳劼恒：对于新民主主义下大学教育之管见，《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国立西北大学出版组1949年10月15日。

忘食，昼夜不停地工作，连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以致积劳成疾。1961年2月曾诊断出他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病，但他瞒着家属和同志把检查结果锁进抽屉，继续坚持工作。1961年5月24日，岳劼恒先生在校务工作扩大会议上发言时，突然脑溢血猝发，经全力抢救无效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中共陕西省委追任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岳劼恒先生逝世以后，《陕西日报》、《西安晚报》、《人民日报》、新华社陕西分社先后发表了岳先生逝世的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民盟中央、教育部、北京大学等很多单位和个人发来了唁电，西北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正如周培源教授所说：岳劼恒的逝世，“这是教育界及物理界的极大损失。解放12年来，劼恒同志真诚地接受党的领导；积极提高阶级觉悟，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教育与物理学事业努力工作，做出显著成就，最后并找到了光荣的归宿。他为知识分子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树立了良好榜样”。<sup>①</sup>

岳劼恒先生学贯中西，造诣极深，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也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以广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教育和熏陶了几代人，尤其是在重建西北大学的过程中，他与西大同命运共患难，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科学的深沉热爱和无私奉献；他真诚坦荡、谦虚可亲、勤奋好学、海人不倦、艰苦朴素、勇挑重担的人品和作风；他执著地追求真理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是些都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的。岳劼恒先生身上集中了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很多优秀品德，确不愧为我们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学习的光辉楷模。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岳劼恒先生的同学严济慈教授；长子岳仟副教授；学生张庆嵩教授、陈运生教授、王诺副教授、杨蓓塘副教授、雷印生副教授、赵鲁卿副教授、吴震副教授；同事刘致和教授、王昭洲先生、云学宾副编审等人的大力协助，并承蒙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张庆嵩教授、岳仟副教授和陈岳副编审协助审阅了全文，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对以上先生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 A Brief Biography of Professor Yue Jiheng

Zhang JingXun, Yao Yuan, Wang Duhuai

Gu Xiangming

(Department of Physics)

### Abstract

Professor Yue was a well-noted physicist and educator in China. He knew several kinds of foreign languages, such as French, Russian and English. In his youth he studied and worked in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where he had made som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optical activity. After finishing his study programmes in France, he returned home, teaching in Sino-french University and Northwest University. Prof. Yue was an erudite scholar, who taught his students both in profound knowledge and in rigorous style of learning. For several decades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education of young generations, and greatly contributed to his motherland.

<sup>①</sup>周培源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和他本人给西北大学的唁电，1961年5月27日（现存西北大学档案室）。